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二五五回 英雄尚義巧遇良朋 女兒多情面求佳婿

卻說計全想出變通法兒，向施公說道：「卑職愚見：最妙下一道札諭，先雲招安，後說為天霸擇婦。在夫人既不失身分，在張七又有光輝，即天霸亦感激大人的恩德。卑職再前去作說，此事斷無不成。至褚標、朱光祖二人，只須拿大人的名帖，向他們說一聲，他兩個自會答應，此外別無難事。」施公聽說，遂道：「照此辦法，甚合吾意。」即令施安請幕府擬稿，即日繕就，交計全帶去。且說黃天霸在張七家內，留下金鏢，仍回客店，已至四更時分。天霸獨自靠在炕上，胡思亂想道：「張桂蘭那個女子，真算是才貌雙全。我若得了這個老婆，平生之願已足。只可惜張桂蘭既有心於我，大不該盜去金牌。」又想道：「我幸虧不曾莽撞，若把他父女傷了，不是負了褚老叔他們的好心嗎？」

一人只管亂想，想困極了，方才睡去。次早起身，小二送進面水。天霸洗了臉，便到外面，四處觀望。走到店堂，忽見褚標、朱光祖二人走進店來。天霸正要招呼，褚標已經看見，便喚道：「黃賢姪，你是幾時到的？」天霸道：「昨日晚上到的。」褚標道：「你叫咱們趕得好苦呀！」說著，天霸將他二人讓進裡面，招呼店小二拿茶。小二答應，將茶擺在桌上，便自出去。

褚標道：「賢姪既如此，為何還不去呢？」黃天霸道：「不瞞你老說，昨夜已去過了。」褚標道：「既已前去，為何又轉回來？莫非不識路徑，恐陷入埋伏麼？」天霸道：「這也不是，小姪前去的時候，本是負氣而行。及至到那裡，在他房上，只聽裡面一男一女，唧唧噥噥的說話。小姪聽了一會，只聽出兩句，說什麼『等你褚伯父、朱老叔來再議。』知是張七父女，因此小姪不曾下去，恐怕有負你二位盛情。後又想著我既到此，若不給他們個憑據，也免空跑一趟。遂將金鏢取出一隻，由窗外打人房內。一來顯顯小姪的本領；二來叫他們知道，不敢藐視；三來給你們二位做個見證。不然，小姪說去過了，你二位都不相信。」褚標聽說，便望朱光祖丟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黃賢弟，據你說來，礙著老夫與朱賢弟面上，我看來倒可不必。

如果要去，今晚我等在這裡等候，看賢姪建功立業，你能將桂蘭擒下嶺來，或竟將她殺了，老夫便從此佩服。何必礙著我兩個薄面，致使賢姪不能速取此牌，未免有負豪興。」天霸被褚標這一番話，說得啞口無言。朱光祖在旁，趕著說道：「褚大哥，不是這個說法。黃賢弟既看你我薄面，這也是他的好處，不可埋沒人心。為今之計，吃過飯便同黃賢弟一齊上嶺。見著張七，大家說開了，便沒有事。萬一張七要與黃賢弟比試，賢弟就計較計較，也是我輩應分之事。」黃天霸道：「二位先去。

咱初更時分，仍是由高而進。那時二位等咱下來，比這同去，較為體面；卻不可先行說出。此去見著張七，還要假作問他，咱曾去過沒有？等到去的時節，以後之事，便由二位做主了，可不要叫咱太弱。」褚標道：「既這樣說法，我便依你。」說著，店小二已送進午飯。三人用畢，擦了臉，又吃了茶。褚標道：「咱們好去了。」朱光祖答應，登時出了店門，竟望鳳凰嶺而去。

不一會已到，當由莊丁通報，張七便笑迎出來。三人到了廳上。張七先向褚標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介懷？既已說明，更當格外相契。」彼此又重見了禮，然後坐下。莊丁獻上茶。

張七又道：「咱倆數年不見，老哥竟老得多了。」褚標道：「賢弟也老好些。我們皆無能為了，只好看那些後輩作一番事業罷！」

說著，張七便叫莊丁將張桂蘭喚出來。莊丁答應進去。少時桂蘭出來，張七便叫桂蘭給褚伯父、朱老叔見禮。桂蘭一一見禮畢，站在一旁。褚標說道：「這位姪女越發長得脫跳了。竟不是女孩子氣派，居然能做出一件驚人事來，可羨，可羨。」張桂蘭轉身向裡走去。褚標停住口，不說此話，復問張七說道：「黃天霸曾來過沒有？」張七道：「他是來過了，還留下一隻金鏢。等我們出去追尋，不知去向。」朱光祖道：「我們本來約他同來的，忽然夜間不見了，我就曉得他一定到此，所以我們也趕著下來，不料他來而復去。他要與我們同來，覺得面子上不好看。到此不即動手，是看的我們的薄面。留下金鏢，是顯得他的武藝，這便是他注意了。」褚標道：「此話有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今晚他必前來，望我們可到沒有。我們今夜可要留心，等他來時，硬把他叫了下來，拜見丈人老子。」張七道：「賢弟不要戲謔，愚兄前說之話，他究允與不允呢？」褚標道：「有什麼不允。得了這樣好老婆、好丈人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」

莫說三件，就是三□件，也是依的。老弟你放心，將來還要得誥封呢！」說得三人笑了一陣。張七道：「老哥你這麼大年紀，還要戲謔，這是何必呢？」褚標又向張七說道：「如果天霸今夜來時，我們叫他下來，你倒怎麼說法？」張七道：「不瞞老哥說，總與他比個高下。」朱光祖道：「此時且不必作急，等他來商量不遲。」說著天已黑，擺上酒來，三人入座用酒。一會飯畢，又坐在那裡閒話。忽聽見院中有塊石子一響，張七聽得真切，即便走到院落內，一個箭步，躍上屋面。畢竟張七如何與天霸比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